

憑弔 \HCTL

瀛苑副刊

最近的夜裡，我常夢到你。

如果夢有解析，是否代表著，白晝時，思念只能被緊緊的壓抑，直到夜晚的夢裡，才有真正屬於它宣洩的出口？

心倘若有靈犀，想與被想的人，會在某個時空下進行一場不期而遇，而我的確是遇見你了，但卻永遠只能在模模糊糊的夢中，努力回憶一段只能藉由回憶的回憶。

至今，我仍然無法相信你已經離開這個世間的消息，多麼希望這是一場惡作劇的玩笑夢，夢裡因為你急於想念我這個朋友，於是你開了一個死別的玩笑，好捉弄我立刻前去找你。

是場夢就罷了，醒來時，我還可以擦擦作夢時所殘留下的淚痕，笑笑的告訴自己：只是南柯一夢；然而現實是醒著的，我失去你也的的確確是真的了，來不及與你道別，更別說要學席慕容在渡口詩中，把祝福別在你的襟上，我的眼淚在被告知的電話聲中，是承載不起那樣多措手不及的悲傷，而拼命止不住沉重的往下落去。

為你送別的那天，低溫籠罩整個台北，第二殯儀館人來人往，冗長的計程車在門口排班，我想，死亡倘若是一場美麗盛會，那麼此時此刻我不該在你面前落淚，而透露出我的極度傷悲，我該帶著一點微笑，與你送別，我深信這樣的古老傳說：「別在最愛的人面前哭泣，這樣靈魂會因為人間哭泣的聲音而捨不得離開，錯過了投胎轉世的機會，最後成為孤魂。」

你小阿姨走過來，握著我冰冷的手，告訴我，那天你要收假離開家中前，還與父親同擠一張床，聊軍中同袍的趣事，然而此時你的父親卻因為承受不了你離去的悲痛，心肌梗塞，在急診室裡觀察中。我抱著你唯一的小妹，很堅強的她沒有哭泣，卻只是不停向我點頭致謝；抱著你的母親，因為失去你，一夜間她憔悴了好多，我想，你要離開前，一定也是曾經這樣擁抱著他們每一個人，最後放心的離去。

那是一個剛拿到駕照的少年，因為酒後駕車，猛力撞了你，在天空翻滾幾圈後，重摔於地，你頭部流著血，卻在還有意識的情況下，打了電話給營長，善意的欺騙他說你塞車遲到，其實再幾百公尺就要抵達營區了，你還是逃不過死神的召喚，掛上電話，昏沉後再也沒有醒來。

我拈了香，站在你照片的前面，印象中每次拍照，你都是開懷大笑的模樣，唯獨這張穿著軍服的照片，少了我熟悉的笑容，卻有著深鎖的眉頭，過去的回憶，一幕幕在我腦海裡浮現，湧上心頭的，卻教人鼻酸。

距離現在不久，你剛入伍，不知道該給你什麼紀念品，只知道軍中鬼故事多，我到處找了「驅鬼娃娃」，其實就是所謂的「稻草人」，裝在藍色的盒子裡，寫上「平安」兩個字。那晚我失戀於淡水，你從林口營中馬上飛奔而來，我看見你喘呼呼的趕來，我露出驚訝的表情反而質詢起你：「你太誇張了，居然擅自離營啊?!」「我超怕妳會想不開的，帶了一堆求職廣告，告訴妳趕快找工作，就不怕沒男人要。」你一臉天真的說著，另一手不小心剛好指著流浪狗被主人拋棄的新聞報導，而我被你弄得半哭半笑的情況下，失不失戀卻再也微不足道了，我就此以為，這樣的友誼是永遠不會有所謂的分離。

每年我的生日，你一定記得，你知道我超愛香水，不管你在多遠，那天我都會收到一瓶香水的祝福。我們第一次拍的大頭貼，至今還放在你的皮夾裡，上面寫著「友誼萬歲」；你車禍的前幾天，聖誕節就快要來臨，我們還通了電話，約好那晚要一起去吃大餐，電話裡，我依然記得你笑著說：「不准失約喔！失約的人是小豬！」而今失約的人卻是你，我知道你是無心的。

「在那個繁星點點的夜晚，你像許多絕望的戀人般結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我多麼希望能有機會告訴你，文森，這個世界根本配不上，像你如此美好的一個人。」這是Don McLean的Vincent一段話，你離開後，我不停告訴自己，人間有太多的數不盡的痛苦與磨難，也許你的早先離去，是好為了到天堂去當一名快樂的天使，就此享福，於是我更該停止對你的傷悲。

最近的夜裡，我仍然常夢到你。

我深信，過度的思念，會讓兩個心靈相契合的人在另外一個時空裡相遇，在夢裡。